歷史與空間

■陶 然

龜馱鳳凰城

天下着毛毛雨，W望了望天色，一揮手，走！既然主人這麼說，我們還猶豫甚麼?!果然是有經驗，車子從蒼山前往臨沂的半途，雨便停了，太陽慢慢露臉，天氣涼快，正是出遊的好時候。臨沂街道兩旁的銀杏樹在微風中輕輕抖動，陽光下金黃的葉子反射出懾人的光芒。我只覺得這宜人的秋天真好，何況銀杏就是臨沂的市樹！

臨沂市瀕臨山東省第一大河沂河而得名，它的歷史悠久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，早在四、五十萬年前，人類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遠古文明。臨沂又別稱「龜馱鳳凰城」、「龜馱城」、「鳳凰城」，古代四大靈獸龍鳳麟龜中，臨沂擁有其二。話說東夷人的後裔建立了商，周朝的秦國也是東夷人的後代，並且由秦始皇統一中國。文化的融合也使得鳳凰成了與龍同樣重要的圖騰。相傳姜子牙封神榜封神時，在臨沂被一隻老龜所救。姜子牙請老龜一起上天成仙，但老龜以故土難離為由謝絕了。於是姜子牙稱「龜在城在」，老龜點點頭，順着沂河進入臨沂地下，從此便有了「龜馱城」的說法。而鳳凰城則有鳳凰嶺地名為證：春秋時期此地為祝邱城所轄，城西的一座嶺經常有鳳凰來棲息，這座嶺便被稱為鳳凰嶺，祝邱城也被稱作鳳凰城。這故事裡，還夾雜着鳳凰「神火」溫暖此地、鳳凰報恩的傳說，也許是如此眾多不同的故事不斷糅合的結果，才形成了現在「由神龜馱着，由鳳凰長相守衛」的「龜馱鳳凰城」。

龜馱鳳凰已隱入民間故事中，車子卻已停在市內南山區西南麓一座大院前。銀雀山和金雀山地下有規模較大的漢代墓群，以西漢墓葬為主，兼有戰國至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的墓葬群。1964年發現，1972年至1986年先後發掘一百多座墓葬，大多是西漢前期墓葬。這裡是銀雀山漢墓，雨後的院內靜靜，並沒有其他人，我們由一個年輕漂亮的女講解員陪同參觀。1972年4月在銀雀山發掘，定為銀雀山一號、二號墓。墓址開鑿在岩石上，為長方形豎穴，均為一槨一棺。槨內有隔板，一側放棺、一側為邊廂，邊廂放置隨葬器物，其中的竹簡有中國四大兵法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孫臏兵法》、《六韜》、《尉繚子》和《墨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等先秦古籍。但說到具體年代，她說「已不可能知道。」她說得斬釘截鐵，毫無商量的餘地，W有些不忿，應道，國外都已可考。女講解員一臉尷尬，也是，人家照本宣科，何必難為人家？我們連忙打圓場，猛說失傳1700多年的《孫子兵法》和《孫臏兵法》同時出土，解開了歷史上一直爭論的孫子是否同一個人、其兵書是一部還是兩部的千古之謎。當看到二號墓出土的《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》時，講解員告訴我們，那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最早、最完整的古代曆譜。臨離開前回頭一望，大門前竟是熟悉的啟功手筆，大字寫着「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」，在異地乍見那熟悉的「啟功體」，我不禁回想起當年他在北師大給我們講《紅樓夢》人物服飾的往事，以及他笑眯眯的童真模樣；其實他已辭世多年，讓人思之無限悵然。

眼前啟功的書法讓我想起臨沂稱為「書聖故里」，別稱書城、書法城、書法聖城，那當然是因為這裡有着歷史上悠久而濃郁的書法文化，誕生過一代「書聖」王羲之，與王羲之有「二王」之稱的王獻之，還有大書法家顏真卿、羊欣等。這又讓我無端憶起從蒼山出發前，W在書房鋪開宣紙練大字，但見他運筆如風，上款是受贈者名字，下款落他大名，還鄭重蓋上圖章，內文有「厚德」，有「雅蘭」。可見書法流風所及，臨沂之外的縣城也被感染。「王羲之故居」是古典園林式建築，樹木環繞，亭台樓閣處處。池塘裡蓮花已謝，深秋時分顯得有些凋零；但楓葉正紅得驕人，分外嬌豔。故居內的普照寺，昔日，夕陽西下時，暮靄沉沉，古城沐浴在一片灰暗之中，只有寺內高聳的大雄寶殿西山壁，在夕陽餘暉映射下，紅光生輝，光彩奪目，蔚為奇觀。據說冬至那天，黃昏陽光透過牆壁小窗，射到大佛金身上，金光燦爛，格外耀眼。但幾經歷史變遷，如今普照寺已不復昔時模樣。在大雄寶殿外，我們只聽得喃喃唸經聲夾雜着敲擊的木魚聲傳來，側耳傾聽，竟讓人有魂飄天外的幻覺。放輕腳步離去，迎面見到立着一座大石碑，正面是王羲之的〈蘭亭集序〉，背面是浮雕。唐太宗臨死前曾留下遺言，將古今行書第一的〈蘭亭集序〉陪葬昭陵。可見其地位。早在穿過百米長的書法碑廊時，我們已欣賞到書聖的手跡、碑帖和當代南北大家不同風格的書法作品。王羲之自幼酷愛書法，真、草、隸、篆俱佳，尤善隸書。他的作品以行書〈蘭亭集序〉、楷書〈黃庭經〉、〈樂毅論〉以及草書〈十七帖〉等最有名。

王羲之幼年時居住過的故居，洗硯池、曬書台、鵝池、禊亭等遺跡已經修繕一新，雖已不是原本面貌，但大體可以窺見當時王宅模樣。我們在洗硯池邊徘徊，池水呈墨色。傳說王羲之幼年時刻苦練字後，即到池中洗刷硯台，長時間後，池水呈墨色，於是得名「洗硯池」。

池水是墨色的，但臨沂環保局長的午宴卻是綠色的，精緻，沒有例牌的大魚大肉，連菜式也環保。席間不斷敬酒，肥金禮數周到，大家興高采烈，連L也放下身段，和他們打成一片，儼然是多年老朋友。酒過三巡，肥金竟趁着醉意探問起閨秀芳齡，大家哄笑，喂喂！是私隱呀！肥金也驚覺失言，呵呵笑着掩飾自己的尷尬，是啊是啊！喝醉了喝醉了！

■武河濕地公園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喝醉是託詞，但我們須得趕路。L看天色已傾斜，就說，不去了吧這濕地！但W卻說，不合適吧，都打招呼了，人家已等在村口接車了！哦，那當然得去，我們豈能讓人在風中白等?!

等到進入武河濕地公園範疇，車子在村子凹凸不平的小路前行，兩邊是水田，一片綠油油一片白茫茫，風從車窗兩邊吹來，L不由得歎道，幸好來了！差一點就錯過這樣的自然美景！是啊，如果錯失了，便是錯失了，何時再來臨沂，實在是難以言說。我們慶幸着身在這裡，長長彎彎的農村小路，一片片蘆葦隨風飄蕩，水面被微風颳起陣陣波紋，野鴨成群呱呱在湖面遊蕩；忽地，給車聲驚動的水鳥從叢林裡飛躥出來，振翅飛向天邊……好一幅田野風光水墨畫！怪不得畫家興奮得不斷把那景象收入鏡頭裡，是創作靈感被啟動了吧?!

武河濕地公園位於臨沂城南，距劉家道口樞紐工程5.7公里，濕地全長15公里，面積2萬畝。一期15,000多畝的濕地已經全部種上了水生植物，當車子掠過，除蘆葦之外，我們見到遍佈的速生林、山桃樹、杞柳、荷藕等植物，與周邊的農田、村莊渾然融為一體，達到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，築起一道靚麗的綠色生態景觀線。這時，天色完全暗下，月色朦朧人影朦朧，只有晚風輕拂，蟲聲唧唧，一聲高一聲低，從田野傳來，更顯得夜的漸漸幽深。

當我們離開村口，驟雨早就不見蹤影。不一會，駛向大路，街燈重放光明，活像都市的肺的濕地公園留在身後，回身一望，它漸漸遠去，終於消失在視野之外了。

2011年11月4日，草於山東臨沂；12月22日定稿於香港。

熱點詞評

■陳科科

D&G

1985年，來自帕爾馬的Domenico Dolce跟威尼斯的Stefano Gabbana推出了第一季女裝，那時，才開始了他們的設計生涯5年左右。然後歷史就說，這對同志戀人搭檔令女性性感服裝進化，同樣的魚網、同樣的吊帶、同樣的baby doll look，就是比較性感，以至去到意淫一點。他們兩位也不辭勞苦總是在鏡頭前賣肉，只穿白內褲及高跟鞋、摸弄赤裸男模、疑似4P後的床上現場，文字或者寫得淺白，喜歡的人會說是藝術，請上網搜尋再自行定奪。衣飾廣告也是人山人海，沒有一張橫度拉頁海報可以不放進至少8個模特兒。女的可以一絲不掛至只用手虛掩胸前兩點，男的，把所有可以雕塑的肌肉都變成最完美狀態(雖然，電影《Fight Club》說，沒有血汗搥打、靠健身器材而來的肌肉是可笑的)，衣冠楚楚與赤身露體的大結合。

他們說過，自己取經於電影如費里尼的作品，再挎刀於任何可能參與的時尚界別，女裝、男裝、休閒服、訂造服、香水、手提包、太陽眼鏡、內衣褲……以至童裝。然後在25年內攻佔了全球版圖，開了250多間分店，聘了3,000個員工，單單在香港，就有三家旗艦店，足證他們對香港(以及背靠近年暴發的祖國)市場的重視。他們出書，他們分手又復合，和好不如初，搶佔了時尚版娛樂版名人版經濟版，時尚中人誰都要看他們的眉頭眼額，當然還有爭相穿他們衣服的碧咸妻子Victoria、Madonna、Lady Gaga、Kate Moss……也是變相的權力滲透——他們二人可是掌控住女明星穿甚麼出來啊。

他們也常捲入糾紛，最惹爭議就是他們被控涉嫌逃稅108億，在意大利賺錢，卻匯款到稅率低的盧森堡。一度被判無罪，卻又再被上訴，Gabbana一度在Twitter上寫Ladri!!!，意大利文中賊的意思，涉指意大利政府，同時也「補充」：「他們(意大利政府)不知道怎樣在我身上搾錢……為所欲為，或者我們應該離開。」然後得到不少意大利 Followers「歡迎」——請他們離開。Gabbana的發言後來被刪，幾近死無對證，但反抗情緒卻是真實的，就如近來的禁止拍照事件，我們得不到足夠證據顯示到底保安如何說，反倒是掀起了所謂的本土意識抬頭——這事件只是一個出口，發洩的渠道，日積月累的不滿由一次網上糾集行動作預繳上期，而且很明顯未清還，只一時的興起，相信同類的衝突愈見愈多，愈演愈烈。如果我們認為這種行動幼稚、「小學雞」而不了了之，那就是親手把炸藥埋下，再把藥引纏身而不自知。只是，Dolce跟Gabbana幾近對任何抨擊都是大無畏，連自己的出生/出身地意大利也不放在眼內，又怎會怕了你的一場鬧劇，這就是國際品牌的威力。

■市民聚集在D&G分店門口抗議。 資料圖片

文藝天地

試筆

■殘 月(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六)

不倒翁

昨晚胃痛得厲害，我好幾次想走到你的房間，敲下門跟你說我又睡不着了；可是想到你明早五時就要上班，就不得不放棄這念頭。

我只好瑟縮在床上，摟着那張你為我縫過無數個缺孔的被子，仿似聽到你就站在我的身旁，然後在這個微冷的夜裡遞上一杯溫水，嘮叨着為什麼我又不吃午飯；對面大廈的電梯大堂一直把燈開着，一整列的光照着房間裡這一塊好不殘破的牆壁，像極了一幅遺失了好幾塊的拼圖；儘管我沒把眼鏡戴上，我還是能看到一條條用黑色箱頭筆刻下的直線，九十厘米、九十八厘米、一百零五厘米……一百四十……之後呢？

我都忘了，忘了這些日子是怎樣流失了的；不過我想你沒忘記的，因為你還記得我喜歡用的是哪一款紙巾，還記得我只愛吃哪一檔的豆腐花，還記得我用的是哪一隻牌子的原子筆……我甚麼都忘記了，關於你的，我都忘掉了，或該說，我從來沒意識要去知道些關於你的甚麼。

我只知道，失眠了，流鼻血了，明天要考數學了，就應該要走到你的房間；我就像一塊總是站不穩的骨牌，要是我後退了，就無法不把後面的人拖垮。

你知道嗎，很多時候，我會討厭自己，為什麼我會是一個如此麻煩的人，彷彿身上長了數百條橫木的怪物；對啊，為什麼呢？

可是我更不清楚的，是你。

有時候，我會懷疑你是不是不會倒下的；在我記憶中，你究竟有沒有生過病呢……太多太多的疑問，交錯織成了一條斷橋，我走在上面，總是猶豫着，要不要向前走，所以一直踟躕不前；可是你不曾有過甚麼猶豫，十七年了，還是能夠一直忍耐，就像一個堅實的不倒翁，即使我把你弄跌了，你依然能面不改容迅速復原，就像皮膚上的小傷口，被鋒利的白紙邊劃破流血了，血小板都能慌忙拉長身體把傷口覆蓋；第二天醒來，都找不到傷口了。

更多的時候，我卻希望，不倒翁是會有倒下的時刻；不，我不是說你要一倒不起；只是，每天這麼早就要上班，下班又要回家為我們幾個隨時倒下的骨牌張羅，你不累嗎？為什麼你就不讓自己放半天的假？

或許我真的是不懂你的，儘管我在你的身體寄居了十個月，我都只能把你的心思掏空，卻無法把你的思緒都給弄清楚；可是，也因為這十個月，你把我的思緒都給弄清楚，卻又無法把我的心思全都交付給你，於是你便背負了這一個沉重的包伏，一直走，不帶有任何目標的走。

我們都是短視的，小時候，我會跟你說，「要是這次默書拿了八十分，你要請我吃麥當勞呀」；結果我只拿了七十三分，你還是買了麥當勞給我；即使長大了，我還是想在你身上得到些甚麼，例如那一杯溫水，例如那一連串的嘮叨，然後又無意拖垮些甚麼。

但你依然是不會倒下的，大抵，不倒翁的不倒，是因為中間潛藏着一股力量，把它牽引着；而我，其實就是那個始作俑者。

詩意偶拾

尋覓

■陳小卡

每天夜裡我都從夢裡出來
登上一座高崗，
樹起一面招魂幡，
哭着一首斷斷續續的歌。
周圍回應着陣陣狂笑，
使大地草木惶恐屏息——
一片死寂。
我仍害怕地嘟噥着我的歌，
終於歌聲有風淺吟着和應。
風中飄來一隻搖籃，
我一躺進去，
就又安然回到逝去的夢中。

浮城誌

■思 抑

在途上

手提電話沒再震動了。於是，我望着窗外，經過的風景，在流動，半點都不由人。隔着玻璃窗，總是貪婪的想多看幾眼。忘了何時開始，巴士裡多了幾個小屏幕，有時是煩人的。雄性甲蟲用帶刺的角，鉗起對方舉起來，看起來需用蠻勁，才能把對方拋到樹下。牠不斷向上爬，遇見了更多的雄性甲蟲，然後，牠們都被拋到樹下去，那隻雄性甲蟲，在樹梢上找到雌性甲蟲了。旁述用不置可否的語氣說，這是為了交配而競爭的行為，是物種的天性。我下意識的覺得有點可笑，是覺得，那種屬於雄性，原始的交配的慾望，為了滿足性可以不顧一切的基因序列，還是沒有進化成更好的表達方式，比如說，不傲慢、不尚武、不以肉體的力量比高下強弱，而是關顧理解的。我顯然是，有點理想主義，覺得我們可以擁有（或是建立），溫和的、表達關係的方式。只是從交通工具的速度和外形，我該能看出雄性的象徵還是無處不在，那種先民泛神的、陽具崇拜的、講求展現性屬特質的情志還是毫無消減；巴士衝進樹山谷林間的隧道，忽明忽滅的；我覺得自己像是成了觀察者，用毫不相干的身份與眼光，去勘察這座城市的生活面貌。

這班車不過十個乘客，我坐下層，還有一對母女在我鄰座。那個母親，說出了，大概是我聽過最糾結的說話。我只好裝作看風景，貼住窗，竊聽着她們之間的喊話。母親的話說得很喪氣，「人家問你是不是要去表演，你要是說不也可以，可是你偏偏不理睬別人，我是怎樣教你的，人家說我沒家教，我真的沒力氣把你教好，你根本就不聽我的話。」女兒沒有作聲，只是咿咿呀呀的，我不知道她的表情是怎樣的，因為我不敢回過頭去探看。「你二十五歲了，不是二十一歲，不是十八歲，你看家寶、明慧，醫生都說，她不聽你的話，你說，我是不是面子都給丟了?!」然後又是一片靜默。我張望着，那片海，貨櫃碼頭上的斑斕方塊堆疊起來，貨船間緩的駛過。「給我拿手帕來。……我叫你做，你便是立刻給我做吧！和你上街像出遊出醜一樣，也不想我有多難受！不要依仗我對你不離不棄，我每天打從睜開眼便知道是在受苦！」那個母親的語氣鋒利得，把我刺傷了。我不清楚她的女兒，是不是，有足夠的理解力，去明白這些話，可是，她也是能夠在那種表情跟語氣裡，又恨的掙扎，她說着，哽咽了，我便明白，她也是滿身傷痕的。我們真的是別無他法。那不是我們可以理解的事，要是在民智未開的年代，她大概是早就毀掉了，不祥的報應，是懲罰；我想，我們是不是，終究有天，可以避免生下在基因裡有疾病的孩子呢。啊，我要怎樣去理解生命呢，我們是不是能夠為另一個生命作決定呢？那個母親大概是情緒泛濫，拋下一句「你去死吧！」然後像是明白那句話有多決絕憤恨，說：「不是不支持你、不關心你，而是你迫我放棄你。」我望向窗外，已經是深水埗了。

那個小屏幕裡，放出了這樣的一個新聞片段。市建局宣佈重建九龍城區內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樓宇、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展望明日多雲。我沒有聽下去的勇氣，慶幸我到站了，然後悻悻然的下車。對街揚起煙塵，陽光在，那些又髒又破的樓宇和樓宇之間，透射到我前方。像是經歷了一場大病一樣，覺得整個人都乏力了。我了解，那些風景，本該是，變遷的，而我，每次乘車的時候，都想把它們看在眼底裡；想把每個故事都記住；我忘了，那是不必要的。於是我收起電話，不再看了。我曾經以為自己能當個置身事外的觀察者，去看這個，展望明日多雲的城市，而後發覺，那短暫的陽光還是照落在我身上，又移開了。我無法找到那種語言的所在，我只好這樣，不打擾。不管那個母親的語氣有多尖，她還是，沒有離棄她的，我想，她是無法拋下她的。然後，我便是明白了，語言要是為了安撫的話，沉默才是最決絕的表達方式。沒有話說了，便是，不因為別的，只是因為，不願意說了，多說也是無益了。我全身都禁不住的發抖了。多脆弱，這座城裡，所有曾經建立的關係都是無比缺乏保障的，除了，除了，被迫的，父母跟自己的關係，可是，那也是說不準的。有多少段，能夠熬過數十載的事，最後仍屹立不倒哩，是不是，遇上甚麼人，只為了自己，為了生存，為了慾望，便要把別人毫不猶豫的丟到大樹下。

我忽然都明白了。我不是那樹上的昆蟲，至少絕不是那隻能夠站到樹梢上的，只能是掉到樹下的。我還是該為這一切感到高興的。只是，這個城市裡的人，已經無法信任別人了，就是自己也不相信了。我開始不理解，要怎樣，才能走到那短暫的陽光下。